

痛史

第十三種

啟禎記聞錄

風 也

附 錄

政 績 記 圖 錄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初版

(痛史二十種 國變難臣鈔一冊) 附錄三種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校訂者
印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商務印書館

序

孔北海云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也至人生一世真如駃騠馳隙也然大抵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豈惟忠臣孝子剖心泣血卽保身明哲其於平夷境會遇之能幾余視少年時猶昨耳殷憂多故曾亦屢更及今老大徒悲黯然神往悠悠忽忽竟不知何以至此十歲以前勿論矣自十一歲先大夫捐背迄今四十年來其間晦明風雨悲忻得喪所可爲色舞者幾何流涕太息者又幾何歷歷在我目前而追之已杳不可得盡歸於夕陽流水也久矣故爲子則藐而哭父晚而哭母爲父則哭將嫁之女將婚之子爲夫則哭婦爲諸生則藍縷其衿二十餘載爲臣則灰堤沙岸攻金削築離夫妻子母而若不敢保其生爲農則五柳儲餅之粟日以匱先人一二不腆之遺半爲富人屬券上之不能高議雲臺之上分聖主宵旰憂下之不能翰香墨蠹昭垂來禩僅僅張季鷹蓴菜鱸魚向瓷罍閒消遣愁日而二三年來日以眼淚洗面西河共北堂交痛掌珠與眉案偕傷撫今憑昔低徊問影有一善狀可容

自慰者耶至於雞鳴如晦羊腸空歎一劍銜恩孤琴絕鼓黃公酒壚之醉步兵窮途
之哭豈無窶貧之怨或多兒女之情簡點生平悔尤實甚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况我儕歟爰昉己丑弧辰迄茲丁丑稍爲詮綴竊附於知非之義焉李
羣玉詩往事隔年如過夢舊游回首漫追思日久情湮凝眸而恍憶者亦什之二三
而已矣庶幾感慨繫之吾聊以記吾過也

崇禎戊寅夏五之望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其間雖有
想應感黃不暇
會暨之語繼余
大堪安樂之知
其非謂云爾且
不謂和清賦詩
正十五平然其
主人主一世員
時得與劉劉有
然

啓禎記聞錄卷一

天啟元年。歲在辛酉。二月間。蘇城訛傳點選淑女。凡民家處女。自十歲以上者。爭先擇配。晝方草草行聘。晚間卽便迎娶。婚嫁者接踵於路。鼓吹聲自夜達旦。踰半月方止。舉國若狂。殊可駭可笑。後以所配多非其人。有致訟致死者。聞之故老。嘉靖初年。亦有其事。何吳民之易惑耶。

天啟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午後。風雨大作。雨雹經二三時。大者如雞卵。小者如指頂。遊荷花蕩者。淋漓沾濡。不免狼狽云。

天啟三年。自秋及冬末。皆不雨。井俱枯竭。城中乏水。貧民擔水一擔。賣錢五文。卽銀五釐也。

十二月十六日。迎春。吳庠徐鳴往觀。因訪友誤入陸氏宅。主僕俱不識面。疑爲白

日撞賊。聚衆痛毆幾斃。乃釋之去。竟不知所往。其父太學生訟於官。意其已死。然以無屍可驗。遂成疑獄。竟無所坐。何此友之不幸耶。

是月二十二日。未申之間。地大震動。屋宇器物。搖撼有聲。詢知江左右皆然。

天啟四年。歲在甲子。正月十二日。雷鳴。

是年。正月初一日。長興縣令石有恆。被盜一夥。趕入衙內。擒出殺之。并殺一主簿。民皆震憤。協應。卽時捉獲十餘賊。此地方異變也。

三月二十七日。孝廉錢寓屏。名龍禎。前任光化縣令。有生子婢與家奴私通。知而出之。不意復爲羣下所蔽。賣出湖州爲娼。其弟朱三憤恨。挾利刃伺錢翁獨坐園中。突入刺之。傷腰項共十餘處。比及家衆來救。併傷男女五人。俱不致斃。遂擒獲報官。吳縣萬中尊卽往驗傷。執朱三入獄。越二日。錢翁身故。撫臺周啟元斷朱三右掌。候旨處決。隨斃於獄。其婢因訟故。已贖歸。奸夫婦俱無恙。而主翁晚景橫罹鋒刃。亦前生冤孽也。

六月間。懸橋棍徒劉二。向奸一隣婦。後因夫病。謀欲娶之。願出錢七千。先令人持五千付之。不意其人僅與議價四千。止將二千現付。而約欠二千。其夫病中不能抗。妻已爲劉二所有。後病瘥。往索前欠。劉二恃強不與。夫恨甚。藏利刃往刺之。中其脅。其妻大呼殺人。遂殺其妻。因自刎死。緣一婦人。致殺三命。可畏哉。

東城一人。知其妻有私。每恨欲殺奸夫而苦不值。甲子夏間。偶自外歸。見奸夫在室。抽刃刺之。妻急抱夫言曰。罪實在我。何不殺我而害彼。其人被傷而逃。至六月初。其人創甚。度不起。語父母曰。兒雖緣彼喪命。然此女大有真情。自十三四時相通至今。歡好彌篤。且無分文之費。兒感其意。死後慎勿訟於官。無益於兒。徒累彼耳。言訖而卒。其父母以兒旣亡。無以雪忿。具告長洲縣。葉中尊見詞。怒曰。子實不肖。死則已矣。何訟爲。反受十笞。

吳江縣令晏公名清。少孤貧。依棲一宦家。公丰姿偉秀。主家有處女。窺而悅之。乘間就焉。公託詞以拒。呼乳嫗至前。遂不諧。旣而主翁知之。大重公之操。乃謂公曰。

寒門不幸。有此不肖女。非公之知禮守義。則辱門戶甚矣。然君年已弱冠。而姻事未就。倘不見嫌。卽以小女奉箕箒。如何。公乃諾之。未幾。登萬厯己未進士。授吳江令。卒偕老分榮。

夏四五月間。大雨數十日。畎畝皆成巨浸。一望浩渺。田疇大半淹沒。相率告荒者如市。至五月終。方霽。後鄉民不辨荒熟。概不完租。

長洲庠姜士義之妹。嫁不期年而夫歿。公姑欲令再醮。女堅不從。未幾。以計遣去。侍寢小婢。衣亡夫裏衣於內。竟自縊死。年甫十九。其節可嘉也。

十二月十三日。大雪盈尺。所謂庭列瑤堦。林挺瓊樹。殊爲可觀。

啓五年。推官張承紹。長洲令葉成章。吳縣令萬谷春。俱行取赴京注選。兩縣士民。塑像獻頌。執香攀送者。填塞道路。皆流涕而別。兩縣令固和易近民。足稱邇來循吏。而人情已仰戴如斯。爲民父母者。當自勉矣。

是歲吳中饑荒。而國儲告匱。責餉東南甚急。兩縣令未去任時。恐民心有變。商之

撫院。先出示准荒六分。以安衆心。尙欲題請定奪。未幾。撫院周罷去。竟未得旨。而兩令亦已陞去。新漕院奉嚴旨催糧甚峻。提責金壇管糧縣丞三十板。立斃杖下。次及各縣糧衙。俱欲提責。太尊寇愼。親下倉徵比。吳中大爲騷。米價頓加至每一石一兩二錢。蓋自此始。從前所未有也。小民甚以爲駭。後漸習而安之矣。後崇禎十

四年。白米每石三兩零。順治三年秋。冬。米亦三兩零。人何以生。

楓江寒山寺僧。富名頗著。本府因漕糧缺乏。欲其輸粟助官。乃發銀千兩助之。僧止糴米千石上納。寇太尊大怒。執二僧下獄。罰米四千石。乃釋之。是役也。寺僧約費五六千金。然寇公本慈祥平恕者。亦迫於無措耳。

北禪寺有下菴在齊門外。撥一僧一香火居之。其僧物故。又一少年僧繼位。香火藐其少而初至。不肯相下。每至紛爭。香火人偶訴於里排徐王二人。二人遂往詬厲其僧。僧忿而相角。二人怒甚。呼打。行衆毆之立斃。地方聞於官。其屍親及北禪寺僧俱受賄。託言不忍驗屍。長洲葉令將各犯逐出。發屍燒化。寃固不伸矣。是夜

聽審已至更餘。徐王二人歸。其僧陰魂隨至家。忽作僧話。揮拳自擊。頃刻相繼而卒。兩人之妻亦然。厲鬼可畏哉。

湖州一富家。有二子。長子爲邑諸生。其幼子雖婚。而父母課讀甚嚴。不令宿於內。每十數日纔假一宵。既有定期矣。其家有僕。已與房中一婢相通者。偶一宵。其應入內。妻亦啓扉以待。遇有賓朋在館。遂致愆期。待至更深。妻先寢而門尙未闔也。僕覘知。遂乘機入內。潛合之。其妻睡中朦朧。誤認爲夫。弗拒也。竟成歡而去。翌晚而夫入。始言昨宵稽遲之故。妻聞大駭。然不知何人。尙未敢明言。但抑鬱懷恨耳。適大姆送果食數品至。妻受之。而盛果之標偶差其一。姆必欲求換。妻辭以未能遽辨。姆不樂曰。甯有自己房中器物。辨認不真。而至與我相混者。妻本懷不白。及聞此語。遂疑其伯奸之。而姆以微言誚也。憤怨之極。歸控父母。反而自縊於室。其父母訟之官。長子不能辨。因而誣服。獄成。垂十餘年矣。無錫連姓一進士。在彼作縣令。疑其事。詳詢之。長子具言冤狀。令遂追執當日婢僕嚴鞫之。僕乃吐實服罪。

而長子始得釋。然青衿不可復矣。以上二事。湯芸室老人所述。夏五月。常熟民謀不軌。事覺。縣獲其首七人。解府道治罪正法。因米貴民貧。舊歲水災而不准荒。漕院催糧急迫。民得藉口生亂故也。渠魁顧匾頭脫逃。後於福建捉獲。

天子幼弱。權璫魏忠賢大作威福。諸縉紳凡有隙者。非矯旨提解。則削奪斥逐。仕途人人自危。其寡廉鮮恥者。皆拜子認孫。勢燄傾動一時云。

乙丑之夏。翰林檢討姚希孟。吏部員外周順昌。俱削籍。追奪誥勅。實權奸爲之。天下罹此折辱者。指屈不可勝數。劉瑾之後。又一大厄會也。

乙丑八月望後。郡中汪宦。名起鳳。赴廣東布政之任。擇吉登舟。適平湖陸封翁舟亦至南馬頭。因爭泊舟處。遂至鬪毆。汪宦大受詬厲。因撫院出拜客。奔訴之。差一簡較往看。衆人搶攘。忽至覆舟。陸翁及差官俱溺水。幸不致斃。兩姓俱訟於官。太尊寇慎答陸僕廿五板。汪僕十五板。本府賠償陸翁冠帶。事乃已。

徐莊富翁盧振宇、與朱姓一人有仇。朱乃捐金與訪行設謀。時常熟謀反。顧匾頭未獲。乃捏人認爲其弟。出首。狀言兄弟小民安敢造反。只因盧氏家貲百萬。戰舟千隻。家丁器械無數。欲圖大事。兄爲惑誤。陷網。而首謀反漏網。告於本府。差官密拏。卽將代造玉印軍器。潛撤盧家。以實其罪。不意受賄。出首人旋覺其誤。反報盧氏。卽使其子庠生盧恪。擊鼓訟於府縣。惡俱就執。問徒。報人問杖。振宇幸免傾家之禍。後數年。又以陳君諒銅價扳累。納官及雜用。共費萬餘金。實無辜也。

九月二十七日。各縣解重犯十三人。赴撫院聽審。寄收府鋪。諸奸預謀已定。裏應外合。至夜半持械殺出。重傷看守獄卒。四散脫逃。二十八日。六門俱閉。搜索無獲。止獲一墮城殘傷者。

天啓六年。元宵節。蘇城內外。結彩張燈。極其繁盛。觀者駢填。丙夜不息。闔關一路。尤殊麗。數日後。一夕踏傷幾人。有殞命者。居民懼禍。乃撤燈焉。

三月初旬。吳江縣原任御史周季侯。名宗建者。被逮。錦衣官校索重賄。周宦貧無

以應。各宦及府縣協助。共湊三千餘金。飽其欲。方械繫周宦出境。

蘇城西。原任吏部驗封員外郎周景文名順昌。素著清勁。忽加削奪。輿論固不平矣。三月中旬。復有錦衣官旗二十餘人。來提景文解京。駐劄西察院。且索重賂。士民無不囂然。閼然。人懷憤怒。十八日。開讀。觀者數千人。皆執香稱冤。有流涕者。方讀旨未竟。忽一人攘臂而起。拳毆官旗。羣衆咸奮。遂至大閼。官旗逃避無地。追逐者升屋揭瓦。撫按道府縣俱倉惶無措。旗尉被擊死者一人。餘各重傷。正當喧亂。適西門外。又有過往官旗毆打驛丞。橫甚。士民聞之。遂多奔往胥門。羣擊其衆。皆落水而逃。冠帶儀仗。悉投於火。一時義舉。雖快人心。然不無逆命抗旨之罪。撫臣毛一鷺。按臣徐吉。疏聞請旨。聞撫公深怒諸青衿。一時訛言籍籍。士民懷懼。移家避禍。有大家重載往鄉者。每爲盜乘機擊奪。甚至污及婦女。城內外貴賤老少。俱紛紛恇擾者。月餘。上官出榜安民。本府寇太尊老誠寬厚。止訪拏爲首細民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等五人繫獄。後周宦已潛行赴京。官旗亦出境。朝廷

旨下。但責地方官不能約束。止著重首亂五人。更無一字涉及青衿者。云皆蘇宦徐念揚時任通政使。從中調停之力也。未幾。念揚謝事歸。一夕方宴客而遽卒。謂其懼禍服毒云。後兩周宦到京。俱下撫鎮司。拶打坐贓追比。旋斃於獄。七月十二日。撫臣毛一鷺。令道府縣將打官旗顏馬等五人。梟斬於西察院前。號令首級於各門。學院亦將保留周宦。及抗論倡義諸青衿。黜退劉羽儀、王節、王景臯三名。沙舜臣、殷獻臣等降責。兩周宦屍棺。俱於閏六月終到家。此皆魏闢作惡。士大夫被禍甚慘。本朝一大厄會也。後崇禎改元。新天子踐祚。大奮宸斷。冰山去而賞罰明。枉死者贈官錫諡。周景文諡忠介。蔭子入監。徐念揚贈爵工侍。特祠致祭。被降黜諸生。俱復附。顏馬五人。亦葬虎邱。魏監廢祠址。樹碑以紀其事。給田以贍其家。亦遂不朽。而黨逆諸臣。從末減者。猶問徒杖納贖。不齒士林。芳穢之辨懸矣。十月初一夜。本府軍器庫被火。延及視學所一帶俱燬。舊有綱目及郡志板刻。皆爲煨燼。寇太尊月終卽丁艱去任。

先是戊午歲吳縣西庫房失火。延及正堂後堂。不踰時而盡。乃午前也。時中尊將入覲。余適偕諸友往賀之。所目覩者。是歲爲萬曆四十六年。附記於此。

五月初六日。京師平子門至順城門石駙馬街等處。六七里。辰牌時分。忽天地昏黑。走石飛砂。房屋倒塌。官民人等。死傷萬餘。焦頭爛額者。四肢不全者。無數。皇宮獸頭墜下。打死內官二人。象房崩倒。象出發狂。或言出火龍。或言火藥局失火所致。禁城火變也。上發帑金三千。命建醮祈禳。并勅內外官同加修省。

天啓七年二月。萬氏父子爲盜扳陷。并誣以不軌。幾至傾家。後以周旋得宜。竟得表白。毫無此類云。

七月。無錫鄒學憲迪光之子名德基公履者。爲人所手刃。碎屍數段。此君酷暴放縱。故罹奇禍。官捕家僕考訊無狀。究未知罪人爲誰。

是年正月。元宵。因雨阻燈興。至二月間。好事者復張燈彩。吳趨坊一帶尤盛。踰半月方止。亦僅見之奇也。

八月十一日。皇上駕晏。皇五弟信王卽位。改來歲爲崇禎元年。郡城文陳姚各宦削籍者。因新主登極恩詔。俱復。時事便覺改觀矣。

九月十三日。虎邱營魏監生祠成。舁塑像升殿。府縣有司皆往拜賀。亘古奇事也。是時。朝已易主。逆阹已有不保之虞。祠中景色稍殊於昔矣。

魏監當權。一時趨奉之者。無所不至。遂有立生祠者。一倡則羣和。杭州曰永息祠。蘇州普惠祠。薊州廣口祠。密雲崇功祠。昌平崇仁祠。通州彰德祠。宣府隆勳祠。大同嘉猷祠。旁山顯德祠。五台報功祠。遼東元功祠。上林苑感恩祠。國子監延綏祠。視恩祠。登州甯海院景仁祠。蓬萊閣留敬祠。崇文門廣仁祠。盧溝橋隆恩祠。安定門口愛祠。河間府仰德祠。天津衛威仁祠。宣武門茂勳祠。諸勳戚鴻勳祠。德芳祠。河南戴德祠。良牧署存仁祠。嘉蔬署洽恩祠。林衡署永愛祠。德州隆禧祠。又名湛恩祠。淮安瞻德祠。臨清萃德祠。保定旌功祠。永安門口口祠。涿州弘受祠。長蘆留恩祠。湖廣隆仁祠。河東褒勳祠。固原懋懿祠。已上共三十九所。但據目覩吾蘇一